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五十七回 進密告意中人來 寫絕據心頭肉去

慢言如玉情急，便是吳奶奶心中也何嘗不急，欲將玉玲瓏和小鬆這件事告訴如玉，使他灰心於玉玲瓏方面，自己好乘機籠絡，以遂數月來眠思夢想的心願。只因如玉還沒開口問她，她若急於說了，恐被如玉看出她希圖自利，故意離開他二人的情愛。其實也是做賊心虛，如玉今天到此，明明為著討取昨日那話兒的回音而來，焉有疑他之理。當下如玉趁吳奶奶呼著菜，沒向他提出別的話頭之時，先發問道：「昨夜奶奶答應我，今兒到府上來，有句話告訴我，不知現在可能告訴我了嗎？」吳奶奶聞言，呵呵一笑道：「你不提起，我倒忘了。這句話教我著實為難得很，告訴了你，我和她要好姊妹，未免對她不住，不告訴你，累你奔來奔去，又很對你不住，所以我昨兒還想了一夜心事，真教人左右為難。現在你又特地到我家來問這句話，諒來不告訴你不行了。我雖然告訴了你，你可不能到她那裡講起我告訴你什麼什麼，那個你可對我不住了。」如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吳奶奶笑了一笑，將椅子向前移一移，湊緊如玉，附耳將玉玲瓏如何私識小鬆，如何約吃大菜，自己因此事有關名譽，未肯同往，現在據說她已招小鬆回家過宿，見你去了生厭，或即為此緣故。自己因那一次沒肯伴他們吃大菜，他們已顧忌著我，所以我於他二人近來究竟有無意思，卻並不知道。吳奶奶添頭畫足的說了一大篇，把自己脫卸得乾乾淨淨。如玉聽說，呆呆不語。吳奶奶慌忙拍他的肩膀說：「你千萬不可動氣，這種事上海灘上本是常有的。我雖然是個女子，卻很知道女子的壞處。年輕的婦女，心思沒一個不是很活的，往往得新忘舊，把男人氣得要死。然而他們如此行為，自己也並無好處，到底終不能得著心腹朋友，日後有了年紀，方能明白。不過男人方面，又沒一個不是愛年輕婦女的。」說時偷眼瞧如玉，見他仍呆呆出神，吳奶奶不覺慌了說：「你這般容易生氣，我不該告訴你這些話的。倘若將你氣壞了，教我不要悔殺嗎。」說著連把如玉推了幾推道：「多謝你，別再生氣了罷。你這樣口也不開一開，可知我心中更比你難受呢！」

如玉忙道：「我並沒生氣。我自己想想從前待她委實沒有錯處，她不該這般回報我。」吳奶奶聽說，微笑道：「這個便是你的多情了。適才我沒對你說麼，年輕婦女心思大都活活的，你雖待她一片真心，她們何嘗知道，眼前有了新的，舊的早丟在九霄雲外了，還顧什麼前情咧。」如玉只是搖頭。吳奶奶百般安慰。講到吳奶奶，雖然心愛如玉，究竟還算初交，未便開了天窗說亮話，做一個自薦的毛遂。況如玉正在不高興頭上，英雄入彀，尚非其時。吳奶奶是何等人物，豈肯冒昧嘗試，故她今天倒很像實心實意的勸慰如玉，教他放寬懷抱，別為著玉玲瓏氣壞了自己身子。如玉十分感激，坐了一會，起身告辭。吳奶奶不肯放他走說：「你回到家中，一個人免不得又想起這件惱惱的事來，還要生氣。而且一個人不開口的氣悶，最易傷人，我不該口快，惹了這個禍，現在後悔無及。別的沒法挽回，只有不讓你生氣，或可補補我的過失。現在我也不怕你惱我，無論如何，暫時不許你回家。就是你回了家去，我也不能放心的，只可委屈在我這小地方坐坐，你陪著我，我也陪著你，隨便談談天，彼此都不致想到別的上頭。少停早些兒晚膳，諒來不致誤你上台時候。你做戲，我便看你的戲。待你下了場，仍請到我家來吃半夜飯。橫豎我們老爺昨兒來了一次之後，得隔半個月再來。隨便你什麼時候回府去睡，都不妨事，總要你忘卻這件事之後，我方能夠讓你自由。並不是我斗膽管束你，實因我自己不好，惹了這場禍，倘不如此，我也不能安心呢。」

如玉聽說話很為懇切，不敢推卻，辜負她一片情意，只得件件依從，陪吳奶奶吃了晚膳，他先往戲館。吳奶奶裝扮好了，也去看戲。看罷戲，吳奶奶先回，如玉卸了裝，馬上趕來陪她用半夜飯。吳奶奶吸煙，如玉便橫在她對面。有時吳奶奶裝煙給他，他也胡亂吸了幾口。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，差不多將及天明，方才興辭回家。吳奶奶千叮萬囑，教他不可生氣，明天沒事，仍到我這裡來，我在家等你一同吃晚飯，千萬不可失我的約。倘若不來，我要打發車夫來請你的。如玉諾諾連聲，這天果然不曾失約。自此三天中倒有兩天這般廝伴，遇著如玉來遲了些，吳奶奶便打發車夫過來相請。因此如玉一點也不敢錯過時光，也正當他玉玲瓏處失了歡，沒地方可跑，有這一處所在，大足遣愁解悶。往來既慣，益發樂此不疲。吳奶奶卻口口聲聲抱怨自己嘴快，惹了禍，所以務必請他來家談談說說，免生煩惱，題目果然光明正大。無如一個是浮頭浪子，一個是半老佳人。一個色慾方濃，一個春情難遏。天下萬事，沒一件不是由微入漸，由淺入深，日後的結果，也無須作者細為描寫。看官們都是會心人，自能不言而喻。

這時候玉玲瓏與小鬆二人，也因一個落花無主，一個公子多金，況又無拘無束，無空無礙，落得正式宣告收歸國有，從此路柳牆花，居然變作禁巒，不許旁人染指。幸得如玉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也不想再在這一帶地上染指。只樂了個吳奶奶，有這機會，便不必遮遮掩掩怕玉玲瓏知曉。除瞞著吳四一個人之外，小姊妹面前一概毫不掩飾。皆因時下風氣開通，女人相與名伶，和男人相與名妓一般時髦，說出來面上增光，多一人知道，便增一分光輝。差不多吳奶奶幾個小姊妹都知道吳奶奶有此奇遇，彼此嘖嘖稱道，羨慕她的人也著實不少。有幾個居然想襲用她從前相與玉玲瓏的故智，打算乘機侵略。但吳奶奶不比得玉玲瓏那般疏忽，自己刻刻提防，令人無隙可乘。不過她待如玉也著實比玉玲瓏高出百倍，體貼周到，愛護備至，故而如玉也五體投地，情甘鞠躬盡瘁，以事一人。不過那班染指不著的人，都不免因妒生恨，在外間濫放謠言。究竟人的耳朵最長，千里以外的消息，尚能聽得，何況近在咫尺。這風聲漸漸傳進吳四耳內，他雖然對於這位奶奶，可有可無，不甚著重，無如名分所在，就使他不著重，別人卻不能因他不著重之故，教旁人替他戴一頂綠頭巾。所以吳四體面攸關，自不能置之不問，若換了個平常人，得他奶奶相與優伶的消息，自然都要霹靂火箭，奔回去大鬧一場，弄得兩沒下台。

要知吳四是何等人物，他豈肯輕易魯莽，出此下策。自己打算這位奶奶雖然相從已久，但近年在自己身上，不但毫無用處，而且浪費無度，吸煙消化，每月三百金，尚不夠使，簡直是一身之累。從前她安分守己，我自然不能不供養她。現在她忽然飽暖思淫，作出這般勾當，掃我的面皮，我還要這消耗品何用。不過我若出了她，她每月用途這般大，手中又沒現款，教她如何度日？想起前情，未免對她不住，料那班唱戲的勾搭人家太太奶奶，無非志在金錢，這君如玉大約也因見她舉動豪闊，不知當她怎樣富有，所以才轉她的道兒。還不知她是個繡花枕頭，美在外面。我想這唱戲的既然愛占小便宜，我不如送個大便宜給他。況他步我後塵，他便是候補的我，我不要的東西，理應歸他承襲。我不如趁此機會，將她推給那唱戲的，令他須要照我一般供養，不得有虧。還須出立一據，以免翻悔。這一來不但我可以脫卻一個大累，而且將她付托有人，便不致對不住她當年待我的一片情義，還可令後來一班愛占小便宜者聞而知戒，豈不是個大大功德。主意既定，並不馬上發作，依然一個月兩次到他奶奶那裡，見了面聲色不動，而且更比從前知趣。

逢著要回家時，必先打發人知照吳奶奶，令她預備晚飯或半夜餐，這個分明通知她預先知會如玉，臨時莫來，以免兩下衝突。這樣不打緊，卻把吳奶奶的膽量愈放愈大，以為若無人來通報，她丈夫決不回家。因此除卻每夜如玉上台做戲的時候之外，差不多沒一刻工夫肯放他遠離榻下。看書的休得誤解，這榻下二字，乃指著一榻橫陳，吞雲吐霧而言。因如玉被吳奶奶不時請他抽一兩筒煙，日子長了，現在已有小小一點兒煙癮，這也是吸煙階級上一定的程序。試向一班骨瘦如柴身無四兩肉，時人稱他為老槍的朋友訪問，便知他們也因當年貪小便宜，由親眷朋友招呼他們香一兩筒開場的呢。閒言慢說，再表吳四外表雖然鎮靜，暗中卻著意調查。吳奶奶門首，常有他伙計的蹤跡。有一天吳四又接他手下一張字條，寫著今日某人兩點一刻鐘進去了，至今未出。吳四點頭微笑，看鍾上才只四點左右，時候尚早，隨手取了張報紙，翻開戲館廣告，觀看多時。自言道：「這壓末第一齣戲，算他十一點鐘開場，半點鐘前裝扮，極早也須窩到十點鐘出門呢。晚飯前去，盡來得及。當下他還因有一處買賣地皮的交易，請他做中，故即親自前去，蓋了一顆圖章，取得中費，懷在身畔。眾人邀他晚膳，他笑說今兒還有些小事，不能奉陪，只好改日再擾了。」

辭卻出來，已近黃昏時分。吳四命包車夫拖空車回家，自己一路步行，徑奔他奶奶公館而來。他這公館大門就開在馬路上，後門卻在旁邊一條弄內。對他大門口，有家煙紙店，隔壁是片老虎灶，那伙計便在老虎灶內泡茶等候。此刻正當家家燒飯的時候，老

虎灶內泡水的人，異常擁擠。那煙紙店老闆的女兒，也提著水壺出來泡水，見人多擠不上，便站在一旁等候。所站之處，可巧就在吳四的伙計旁邊。上海租界風氣，小家婦女，都喜打扮得油頭粉面，這女的剛交十八九歲年紀，鮮花似的一朵，穿著套茄花襖褲，高高的腳管，露出絲襪漆皮鞋，頭上綰一條髮辮，紮著大紅絲線的把根，辮梢到有五寸餘長，鬆在外面，此時雖然背向著那伙計，但頭髮上的露油香氣，卻一陣陣向他鼻管中吹將進來。那伙計日常往來已慣，知道這女的生得很好，一張瓜子臉兒，白淨皮膚，鼻尖上略有幾點細麻，閒來沒事，常在店中靠櫃台坐著，招得些狂蜂浪蝶，前來調笑。她店中的生意，因此也異常發達。外人題她一頭禪號，叫做活招牌，真所謂久仰大名，如雷灌耳。好容易今天招牌掛到身旁，豈肯輕易放過。若換個年紀老成些的，大不了看看仔細而已。偏偏這伙計年紀尚輕，血氣未定，被那女的頭髮上一般香氣吹得迷迷糊糊，不知怎的，忽然手脚不老成起來，輕輕將她辮梢拉了一下。那女的猛吃一驚，回頭見是個面生男子，身穿黑布棉袍，不像是個上等人模樣，不覺勃然大怒，罵聲：「殺千刀的，拖我的辮子則甚？」這伙計聽女的罵他，得意非凡，嘻開笑臉說道：「你的辮子放在我面前，自然我要拉了。」

那女的越發怒道：「放你的屁！我的辮子，可是給你拉的？殺千刀，你敢放肆，大約是耳光發癢了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她一手雖提著水壺，那一隻手本是空的，只把纖掌一揮，這伙計面上已著了五枝雪茄，雖不甚痛，但一班泡水的人，聽他們第一句相罵時，早已眼光都射在這邊，此時見他調戲婦女吃了耳光，一齊呵呵大笑。這伙計當著眾人面前出此大丑，也不禁老羞成怒，破口和那女的對罵。那女的著實利害，又有他父親煙紙店老闆，也過來迴護他女兒，幸虧這伙計仗有吳四的勢力，兩方面還可相抵。但一班泡水的人，都要聚瞧熱鬧，連水都忘卻泡了。其時剛值吳四走來，見老虎灶中亂哄哄的鬧成一片，不知為著何事，本欲擠進去看一明白，一眼看見自家一個娘姨，也提著水壺，雜在人叢中觀看，恐被她瞥見，洩漏消息，因此不敢站腳，慌忙掩到對面弄內，見自家後門閉著，心想娘姨既在外面，此門諒不上門，輕輕一推，果然是虛掩的，吳四閃身進內，躡足走過灶間，見他奶奶的車夫，正蹲在小天井中自來水旁邊淘米，聽得腳步聲音，只當是娘姨泡水回來了，所以頭也不回，口中說：「娘姨你倒好的，泡水泡了許多工夫，樓上的要緊上戲館，催你燒飯催了好幾回咧。」

吳四一語不發，車夫聽她不開口，才回頭一看是男東家，不覺大驚失色，說了句啊喲老爺回來了，當即站起身來，甩去了手碗上的米粒，往外就走。吳四知道他意欲上樓報信，即忙將他喚住，叱問你要到那裡去？車夫戰戰兢兢答道：「我不到那裡去。」吳四大怒，先賞他兩個嘴巴說：「你快給我滾到後邊去，不許到前面來。就以小天井為界，你若敢越界一步，仔細辦你吃外國官司。」車夫那敢不依，捧著臉到後面去了。吳四更不停留，疾忙上了扶梯，暗想既到這裡，那人已是甕中之鱉，不怕他跳出我手掌之內，落得不慌不忙，放輕腳步上樓。走到房門口，揭起門簾一看，見他奶奶正同一個俊俏後生，面面相對的睡在煙榻上吹橫簫。他房中這張煙榻，乃是靠牆橫排的。如玉睡在裡邊，面對著房門，吳奶奶睡在外邊，背向著房門。所以吳四看見如玉，如玉也見了吳四。如玉本不認得吳四，不過無端忽來了個面生男子，闖他房間，心中未免詫異，低聲對吳奶奶說：「你看背後來的什麼人？」

吳奶奶一筒煙還未吸完，聞言吐出槍頭，兩手仍把著槍桿，別轉頭對房門口一看，剛和吳四打個照面。吳奶奶睡夢中也沒料著他此時突然闖來，心中鬥的一驚，兩手猛然一鬆，煙槍失了把握，跌下來一聲，將燈罩打得粉碎。如玉見此情形，也吃驚非小，慌忙起身站立在地。吳四含笑進房，隨手帶上房門，把鎖孔中插的鑰匙鎖上，收了鑰匙，笑容滿面的對煙榻上一看，嘖嘖道：「可惜可惜，好好一隻廣罩打碎了，這個罩不是我化了一塊大洋托輪船上朋友到廣東去帶來的麼？上海地方就化十塊錢也買不到呢。」又對如玉道：「請坐呢，你是客，我是主，客人站著，教主人怎好意思。」又對吳奶奶道：「你煙吸過了癮沒有？為何面色這般慘白？啊喲，今兒天氣還不十分熱，你額角上哪裡來的許多汗呢？」說時又對如玉臉上看了一看道：「咦，你怎麼頭上也有汗的？莫非這房間內的熱度太高了。」

吳奶奶和如玉二人都嚇得不敢開口。吳四談笑自若，對著如玉說：「別人初次見面，免不得都要請教尊姓大名，有許多客套，今兒我們倆雖然也是初次見面，倒可免卻這些浮文，諒你若不知我的名姓，也不致到舍間來了。我卻一見了你，就知道你是月仙戲館唱花旦的君如玉。不瞞你說，我生平著實傾倒你做的戲，好身段，好扮相，外加一條好喉嚨。我看中國花旦之中，除卻梅蘭芳就可算著你了。難得你不嫌我家房屋卑陋，親自光降，我實在歡迎之至。你不是打從四月初三那一天起，每天到此，有半年多了嗎？哈哈，你們當我糊塗，卻是你們的糊塗。你來來去去，我那一次不知道。可惜你們不明白我的意思，回回掩掩藏藏，躲避一時耳目。我又因心中愛你，不忍驚動你，以致捺到現在。」說時又對吳奶奶搖搖頭說：「好奶奶，你為什麼也不曉得我的脾氣？竟同他一般見識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」

吳奶奶見他的話似真非真，似假非假，很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是呆呆發愣。如玉見吳四兩眼凶光外射，心知他笑裡藏刀，必無好意，心跳不已。兩個人仍閉口無言，只有吳四一人開口，指著煙榻對如玉道：「你坐下罷，還客氣什麼！你又不是第一次到這裡來，難道還怕陌生不成？哈哈，你還這般模樣，我倒想起一齣戲來了。那拾玉鐲裡的玉姣，不是也羞人答答的嗎！怪道你能享大名，原來一步也不脫戲情。到了這裡，還帶幾分戲氣，令人佩服之至。不過你天天到我家來，究竟存著什麼目的？譬如撒網的志在得魚，伐木的志在得薪，你們天天登台做戲，志在金錢。但我家既非大海，又非高山，也不是戲館，卻要勞你的玉步，天天奔來奔去，做什麼呢？倘你心中要什麼，儘可以對我說。因我著實歡喜你，凡是你所要的東西，我決不肯違你之意。一來我自己說不過，二來怕天下人都要吐罵我。你放大了膽老實說罷。」

如玉仍不敢做聲。吳四呵呵一陣大笑道：「奇哉奇哉！我看你在戲台上伶牙俐齒，能言巧辯，為甚麼一到台下，連舌頭都變鈍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對吳奶奶道：「他不肯開口，我只好和你談談咧。你隨我到現在，大約也有十年多了，不過家窮些兒，別的我自己以為還算待你不差。但窮雖窮，穿吃兩項，我可沒敢扣克你。人生在世，最要緊的是衣食住三樣。我們歷來所借公館，都是你自己看中意的，器具也是你自己所買，諒無什麼不合意處。照此看來，衣食住三大件，都未有虧缺，就是你在三件以外，特加增加的鴉片煙一大件，我也沒教你戒去。其餘的坐馬車吃大菜看夜戲一切附帶小件，我都沒有牙碮說半不字。這樣那裡還有待你不到之處？我可不能知道，只有你自己肚裡明白。不過還有一樁，我也有點兒覺得，就是我天天不能到此陪你，或者你心中不十分滿意。但我不是沒有家的，彼此不能兩全。滿意了這一邊，那一邊也要不滿意的。你是聰明人，大約早已想到這個，用不著我多說的了。況且你從前跟我的時候，我也曾同你提起這句話，你不是親口答應我，不要我天天陪伴的嗎？就這十年以來，也沒聽你有什麼不滿意的話。為甚近來忽然變了宗旨，若你覺得獨居冷靜，無妨告訴我，多僱幾個娘姨使女相伴，大不了多化幾個錢開銷罷了。你不該隨意招個戲子來家，可知人家人比不得做生意的娼妓，娼妓尚且不敢明目張膽的姘識戲子，你竟公然招他來家。你這一來不打緊，卻教我做丈夫的置身何地？這個你未免對我不住罷。」說到這裡，聲色漸厲。吳奶奶俯首無辭。

吳四又回頭對如玉說：「你們這班唱戲的，誘惑良家婦女，傷風敗俗，罪不容誅。我若要辦你，老實說，當年高彩雲，近日李春來，造化他們都沒落在我吳某手中。要是我經手的，管教他活的進去，死的出來，方顯我姓吳的手段。」說時頓了一頓，如玉驚得面如土色。吳四看看他奶奶，歎了口氣道：「都為的怕你出乖露醜，自己存心顧全顏面，所以假作癡聾，捺到現在，無奈外間早已人人知道你們倆的事，我若再不出下子場，豈不被人背地裡笑罵死了。但近來學堂中的新法說話，有什麼夫婦間第一要講愛情。不過愛情必須專走一路，倘若先愛這個，又愛那個，這樣第一人已無愛情可言。雖為夫婦，也無夫婦的趣味。若使強迫著和第三人脫離關係，非但不能回復愛情，只恐還要多生惡感。所以強迫愛情，為新法所不許。不過我們中國官法上卻很有這個力量，至於老法迷信說話，又有男女間都有緣分，隨緣而聚，緣盡則散，這句話我很贊成。故而無論你愛那一個，都是你的緣分，我也不來怪你。」說到這裡，又轉身指著如玉說：「不過你這人我卻很饒你不得。古來娼優隸卒，都是下流之人，你自己不想想自己身份，竟敢作此無恥勾當，論理極少得辦你十年二十年外國牢監，方泄我心頭之恨。無如事已至此，要是辦了你，你不過拚著一副賤骨頭去挨受，我卻留了個終身話柄。因此造化你，不將你送官。可知我不辦你，不是為了顧全你，實為顧全自己。但你休想就此了結，必得給我一句話才行。」

如玉聞言，暗道不好，他大約想敲我竹槓了。常聽得有班做老爺的，慣把太太作餌，誘人家上鉤，他自己再出來，擺足官場架子，強敲硬詐，教人怕他勢力，不敢不從，所以官場的活絡門門，更比流氓利害。現在他獅子還沒有開口，不知打算敲我多少，一時沒話回答。吳四見他老不開口，哧的笑了一聲道：「你沒話麼？我倒有句話在這裡，你聽了一定很贊成的。常言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天。我今番索興成全了你們兩個，想你二人現在的愛情很好。俗語說：君子不奪人所好。既然你們倆如此恩愛，我也落得做個君子。但有一件，你可知我這位太太，她是愛吸煙的，又愛坐馬車，吃大菜，看夜戲，諸般玩耍，每一個月須要四五百塊錢開消。這筆錢本來是我出的。但有了你，一切權利義務，都應由你承襲。你若能答應和我一般供給她，我就讓你便了。」如玉聽了，仍不知所答。倒是吳奶奶從旁聽出了意思，對吳四說：「你可是不要我了吗？」

吳四微微一笑。吳奶奶好不動怒，不過怒中還夾著一半歡喜，當下憤憤的對吳四道：「好好，我從你十餘年，你今兒將我讓給別人麼，也罷，這是你自己說的，你教我跟他，我就跟他，言出你口，日後你休得說我沒有情義。」吳四不答。如玉此時方明白吳四說的都是真話，並不是活絡門門，敲他竹槓，不由的喜出望外，慌忙雙膝跪下，口稱吳老爺，委實是我該死。蒙老爺這般寬宏大度，不將我治罪，我如玉至死不忘大德。說罷連連叩頭。吳四說：「你別做叩頭蟲了。我問你的話，你還沒答應我呢！我讓你之後，她這裡的開消，你能照我一般供給不能？」如玉道：「這個我情願唱了戲，拿得包銀，送到這裡，再派家中的用度。」

吳四搖頭道：「口說無憑，你得寫張筆據給我，我方信你的話兒當真。」說時即將身邊預備下的紙筆取出道：「這自來墨水筆，寫在外國紙上，到公堂可以打得官司，你馬上寫給我就是。」如玉聽吳四要他寫筆據，疑惑他存著別種用意，哄他立了筆據之後，仍要敲他的竹槓，故又心懷疑慮，不敢接他紙筆。吳四大怒說：「你若不寫憑據，我仍舊要辦你。方才幾個頭，只好算白磕的。」如玉驚得面色改變，眼望著吳奶奶求救。吳奶奶怎捨得他意中人如此受窘，也顧不得現在自己的地位，忙在吳四手中搶過紙筆，厲聲道：「這些事情不用你管，你既然不要我了，我便由不得你做主，他供給我不供給我，都在我自己願意。從前你娶我的時候，何曾寫什麼筆據。你用我的錢，也何曾寫什麼借票。不過近年你略略貼我幾百塊錢一個月開銷，你以為是大出手了。老實說，我還不夠得多呢。今兒你以為有這個題目，硬教人寫筆據，可是打算將我賣錢麼？哼哼，你好老臉，羞也不羞？」

吳四聽她話中帶刺，不覺氣憤填胸，暗罵好一個不知好歹的淫婦，我因那人與年紀上下太遠，恐他日後將你拋棄，故而迫他寫一張憑據，好教他日後跳不出我手掌之內。可恨你色慾蒙心，辜負我一片好意，反把我從前的事情信口譏刺。罷罷，這是你自己願意，看你日後終有受苦之日，到那時你才明白我用意不錯，只恐後悔無及了。想到這裡，長歎一聲，對吳奶奶道：「既然是你願意，原不干我之事。不過你也得寫張和我斷絕關係的憑據給我，免得日後嘮嘮。」吳奶奶很斬截的回說：「這個自然，不過我不能寫字，你寫了我畫押罷。」

吳四本是幫人家拆掉頭慣的，曉得這種筆據的格式，當下攤開紙筆，寫道立筆據人張氏，年四十三歲，今因與夫吳君意見不合，自願脫離關係，以後聽憑改娶改嫁，生死各由天命，斬草除根，永絕糾葛。恐口無憑，立此筆據存照。中華民國年月日立筆據人張氏押寫罷，教吳奶奶畫了押，又教她蓋指模。吳奶奶並不畏縮，毅然把食指潤些墨水，蓋上一顆指櫻吳四見此情形，不覺暗暗歎息。收了筆據。吳奶奶便發話道：「現在大約你沒有什麼不放心了，請問到底是你讓我呢，還是我讓你？這裡的家私物件，有些是我自己辦的，有些是你買給我的，可要點點清楚？還有你放在這裡的衣裳，你預備馬上帶著走呢？還是明兒差人來取？或者我打發車夫送來給你？」